

戏曲剧目选

阿 霞

(豫 剧)

粤剧编剧： 侯 甸 陈仕元

莫志勤 陈酉名

豫剧移植： 赵籍身

(暂定稿)

22
1965

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

1965年11月

人 物 表

阿 霞——26岁，越南南方人民革命党某“战略村”支部书记。

阿霞妈——50岁，阿霞的母亲。

文 安——30岁，阿霞的表哥，中学教师。

四大伯——50岁，越南南方人民革命党某“战略村”支部委员。

阿 珍——13岁，四大伯的女儿。

七大爷——70岁，四大伯的父亲。

黎队长——越南南方人民武装自卫队队长。

杨老青——越南南方人民武装自卫队队员。

工会范主席。

报 童。

六 婶。

自卫队员，村民各若干人。

韩老五——伪军，后来起义。

肯 塔——美军顾问，上校。

阮 深——“公民事务部”特务长。

伪警察局长。

女秘书。

伪连长。

“战略村”警察。

美军、伪军、特务各若干人。

第 一 场

时 间：1963年秋天的一个傍晚。

地 点：兰湖附近，近处有棕榈树，远处见湖光水影。

〔两伪兵（一个是韩老五，一个是伪兵丁）、两美兵、肯塔、阮深、伪局长上。

肯 塔：（念）南越奔波快十秋，
兰湖不静使人愁；

伪局长：（念）岸边芦苇随风摆，

阮 深：（念）浪里飘萍逐水流。（向肯塔）顾问先生，前面就是兰湖了！

伪连长：（内喊）报告！（上）押来兰湖共犯，全部审过！

肯 塔：可有口供？

伪连长：没有。

肯 塔：怎样审问？

伪连长：问他们不说就打，打他们不说就……

肯 塔：（紧接着）就杀！连长先生，对付越共分子，如果打杀有用，你可以睡大觉了！

伪连长：上校先生的意思是不杀？

肯 塔：不，要杀得有头脑！要他们供出“战略村”地下组织，把越共分子一网打尽，再杀！

伪连长：上校先生，高见！高见！（如狗一般叩首）

肯 塔：真想不到，只有一个猪脑袋！

伪局长：我有一张鹦鹉嘴！（谄媚地）可以试试吗？

肯 塔：警察局长，你去？

伪局长：顾问先生，对付共党，我有经验。

肯 塔：好，请！（对阮深）小心警戒！

〔伪局长、伪连长、两美兵、阮深、肯塔向兰湖走去。

〔韩老五、伪兵丁分边下。

阿霞：（内唱）

为生存，须战斗！

（上唱）区委指示记心头。

火山爆发是时候，

可恨美伪强盗，昨晚捕去我们二十多个同志，今天我到区委请示，由我代理春哥的支部书记，继续斗争。任务重大，我定要……

（唱）发动群众杀寇仇。

〔远处传来枪声，阿霞向湖内观看。

阿霞：（唱）闻枪声，又痛亲人遭毒手，

无限恨，铭心刻骨记新仇。

执刀枪，驱逐虎狼杀走狗，

“战略村”，不捣毁永不罢休！

〔远处传来追人声，阿霞一看，急避一角。

〔四大伯跑上，回头见伪兵追近，急躲树后。

〔两伪兵追过坊。韩老五上，看见树后有人，上前搜

索，阿霞一个箭步闪出，拦住韩老五的枪。

韩老五：（一惊）阿霞，你？

阿霞：韩老五，你想害乡亲？

韩老五：乡亲？

阿霞：你是不是越南人？

韩老五：我怎么不是越南人？

阿霞：韩老五！你要做一个真正的越南人呀！

（唱）越南儿女铁腰板，

刀斧临头颈不弯；

多少难忘家国恨，

岂能为虎把翼添？

你不记得你老婆被美国飞机炸死，丢下无母孤儿吗？

韩老五：阿霞，我有难处呀！

阿霞：你的难处我知道，你先放走四大伯！

韩老五：（大惊）四大伯？

阿霞：（扶起四大伯）四大伯！

韩老五：快走！

〔阿霞扶四大伯下。韩老五发现有人来，朝阿霞走的方向相反方向放一枪。〕

〔肯塔、阮深、伪局长、伪连长等追上。〕

阮深：（问韩老五）人呢？

韩老五：往那边跑了！（指放枪的方向）

阮深：（给韩老五一个耳光）饭桶！

肯塔：还不快追。

伪连长：是。（领伪兵下）

——幕 落

第 二 场

时 间：紧接上场。

地 点：“战略村”阿霞家门前，远处铁丝网、围篱、哨楼。

〔阿霞妈从屋里出来，盼望亲人，叹息。〕

阿霞妈：（唱）星月无光天地昏，

乌云压顶夜沉沉，

春儿抓去无音讯，

望眼欲穿不见人，

霞女紧随哥脚印，
忘餐废寝为乡亲。
心悲愤，不呻吟，
拼将老骨斗瘟神。
斩去老竹生嫩筍，
削了树枝还有根，
子子孙孙同上阵，

美国强盗呀！

看你们海边丧命还是林里焚身！

〔警察引文安上，文安手提一包东西。〕

文 安：（一见阿霞妈，高兴地）姑妈！

阿霞妈：文安！

〔文安正要走近阿霞妈，警察把手一伸拦住，作要钱状。〕

〔文安掏钞票给警察，警察下。〕

阿霞妈：文安，您教书那么忙，还有空到“战略村”来？

文 安：表妹托我买药，我买好带来了，也想看看姑妈。（交药）

〔阿霞妈拿药下，文安四看无限感慨，阿霞妈复上。〕

文 安：姑妈，我看你们的生活不好过呀！

阿霞妈：是呀！自从阿霞兄妹闹罢工，被开除，搬回乡下，想不到几个月前，又被他们赶到这个鬼“战略村”。

文 安：什么“战略村”？铁丝网，哨岗，哨楼，围篱，壕沟，简直是集中营！

阿霞妈：惨事还多呀，昨晚美国顾问一来，就拉走廿多人，阿春也被拉去了！

文 安：表哥也被拉去了？这太不象话啦！

（唱）到处是炮楼岗哨铁丝网，

防民好象把贼防。

无缘无故又把入绑，

入目一片尽凄凉。

看起来民主自由是假象，

“友谊”“援助”是假装腔。

今日文安亲眼见，

回城定要写文章。

〔警察押推七大爷、阿珍上。〕

警 察：你祖孙两个胆敢入城大闹警察局，难道你们吃了豹子胆啦？

阿 珍：不是我爸爸被抓去，你们派汽车来接，我也不去！

警 察：你再牙尖嘴利，我拉你坐牢！

阿霞妈：我们这里比监牢好不了多少。

警 察：什么？你皮肉也发痒了？（举鞭欲打）

文 安：（急拦）又打人？

警 察：先生，你也该走了！

文 安：姑妈，我走了！

〔文安下，警察跟下。〕

阿霞妈：七大爷，有消息吗？

七大爷：（摇头叹气）警察局的门也进不去，我说求一求门警，阿珍又不肯！

阿 珍：求他干什么！（拿一本书出来）春哥给我这本书上说：“宁肯壮烈死，不愿屈辱生！”

〔阿霞扶四大伯上，若干村民随上，四大伯还有些昏

迷。

阿霞：妈！

阿霞妈：（一怔）四大伯！

阿珍：（搬凳给四大伯坐）爸爸！

〔四大伯慢慢醒来。

七大爷：阿四，你怎么回来的？

四大伯：阿霞救了我！

阿霞妈：四大伯！

四大伯：（张开眼一看，见是阿霞妈，突然震动地）嫂子！

（欲言又止）

阿霞妈：（惊问）四大伯，出事了吗？

阿霞：四大伯，你讲吧！

四大伯：（站起来，强忍满腔怒火）霞妈，你坐下！

〔众有预感，空气很紧张。

四大伯：（唱）水底沉尸恨难噙！

志士血洒兰湖边。

先利诱，后威迫，千磨百难；

皮鞭抽，铁棍打，极尽横蛮。

挥利剑，举尖刀，穿心刺眼；

要供出是何人领导抗捐。

众：有人说吗？

四大伯：没有。任敌人怎样利诱威迫，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唱）美国鬼子僇了眼，

泼汽油，烧乡亲，愈发凶残。

猛然间有一人挺胸而站，

骂美帝，斥越奸，气壮河山！

他言讲：

越南地，每寸土，不容侵犯；

越南人，骨头硬，宁折不弯。

身中三枪，他，他，他，

他还高声呼喊：

打倒美帝国主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万岁！胡伯伯万岁！

阿霞妈：他是……谁？

四大伯：他就是阿春！

阿霞妈：阿——春！（晕一下）

阿霞：妈，不要难过，我们要抬起头来！美国狗强盗，你抓吧，杀吧，你的锁链锁不住我们反抗的双手，你们的枪炮打不烂我们爱国的心！

阿霞妈：阿春，你做得对！（由悲转愤）

（接唱）

你不负党对你教导多年！

村民乙：狗兵来了！

阿霞：四大伯，快去地洞避一避！

〔阿霞与四大伯下，众分下。〕

〔四伪兵上场，分边搜索下。伪连长上，四面观察。〕

〔四伪兵上。〕

四伪兵：报告连长，逃犯没有搜到。

伪连长：笨蛋！

四伪兵：是，连长！

伪连长：我不信他会飞上天，快把不稳分子家属通通带来！

四伪兵：是！（跑下）

〔伪兵押群众上。〕

伪连长：（走到高处）你们听着！刚才陈老四逃回村里，躲在你们哪一家？快说出来！不说，我就不客气了！（巡视，突然对村民甲）躲在你家？

村民甲：没有！

伪连长：（指村民乙）你包庇！（村民乙不理睬，又气急败坏地对阿霞妈）你窝藏？

阿霞妈：你问我要人？我还问你要人，你快把阿春还给我！

伪连长：谁叫他煽动村民抗捐抗税？（发现七大爷）哦！原来你在这里，老鬼，你的儿子藏在哪里？

七大爷：人被你们抓走了，你还问我？

伪连长：你想死？（举鞭欲打过去）

阿 珍：（急扑上前）爷爷！

伪连长：呵！你爸爸呢？说，说！不说我枪毙你！（按枪）

众：你敢开枪！？

伪连长：我就开枪！

肯 塔：慢！（急急出来）连长先生，你未免太过分了！（矫揉造作地）亲爱的越南公民们，作为一个文明的美国人，我很不喜欢这种不文明的举动。流血是很不幸的，我们主张民主、自由……

阿霞妈：你们杀人也是民主自由吗？

肯 塔：不，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走近阿珍）小姑娘！

伪连长：（对肯塔）她就是陈老四的女儿。

肯 塔：（念）你爸爸没问题，何必惊慌；

我同他是老朋友，有事商量。

好孩子从来是不把谎话讲，

快对我说实话我送你上学堂。

阿 珍：不知道！

肯 塔：知道！知道！（手拉阿珍）来，我给你“巧克力”。

（阿珍拒受，即强放进阿珍衣袋，发觉有书，取看）噢！小姑娘真不简单，还读北方书。小姑娘，谁给你的，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阿 珍：在我心里。

〔阿珍追肯塔要书。

阿 珍：把书还我！（追上咬肯塔手，肯塔推开她，书掉地）

〔七大爷追骂，肯塔脚踢开他，阿珍再追，肯塔连开两枪，阿珍倒地。众切齿愤怒逼向肯塔，肯塔狼狈下。伪连长，伪兵边拦边下。

〔众围近阿珍尸前。阿霞上，见状急抱阿珍。

阿 霞：（拨理阿珍乱发）阿珍！

阿 珍：（睁一下眼）我的书呢？（把书紧抱死去）

众：阿珍！（悲愤极）

〔七大爷接抱阿珍。

阿 霞：乡亲们！

（唱）旧恨新仇一起报，

英雄有泪不轻抛。

血债记在钢刀上，

以牙还牙刀对刀！

阿霞妈：（愤怒极，入屋拿柴刀出）乡亲们，这是什么世界，他们要拉就拉，要杀就杀，我们与他们拼！（持刀走）

〔群众随着阿霞妈走向肯塔下坊的方向。

阿 霞：（急跑在群众前面拦阻）乡亲们！

（唱）血泪仇恨难嚥下，

谁人不想把敌杀。

怎奈敌人势正大，

死拼不是好办法。

众：阿霞，你快想个办法吧。

阿 霞：好，我一定想办法。大家先回去吧！

〔七大爷抱起阿珍下，众下，阿霞入屋。

〔四大伯拿着阿珍的书上，阿霞复出。

阿 霞：四大伯，阿珍……

四大伯：我知道了。（悲愤地把书一扬）阿霞，群众实在忍不住啦，我们要赶快跟上级联系，早日行动！

阿 霞：（几乎哭出来）四大伯，你说我就能忍得住吗，你们昨天被捕，今早我便去找区委。

四大伯：区委有什么指示？

阿 霞：区委指定我代理春哥的支部书记，决定请求部队捣毁这一带六个“战略村”，叫我带信去竹林坡找M A区游击队。

四大伯：好呀！

阿 霞：四大伯，你是个党支委，我去了以后，村中工作全靠你了！

四大伯：你就去？

阿 霞：马上去！

四大伯：（一想）阿霞，阿春牺牲了，你的未婚夫阿光又远在北京，……

阿 霞：（抢说）四大伯，不用说了，我如果三天没消息，你

派人继续去找游击队。新的联络口号是：“老乡，这里有沒有老虎？”

四大伯：“老乡，这里有没有老虎？”

阿霞：回答是：“多得很！”反问一句：“你怕不怕？”

四大伯：第二句回答呢？

阿霞：“我正想打它几只，为民除害！”

四大伯：“我正想打它几只，为民除害！”好，阿霞，你去吧！

（念）路上当心蛇与鼠，

劫后慎防风和雨。

阿霞：（念）决心冲破漫漫夜，

那怕道路多崎岖。

——幕落

第三场

时 间：第二天。

地 点：山坡，大榕树前，远见七层塔。

〔杨老青持枪上，亮象。〕

杨老青：（念）枪杆是我命，丛林是我家，

老马行千里，俘虏天天抓！

〔六婶上。〕

杨老青：六婶！

六 婶：呵，老杨，今天抓了几个俘虏呀？

杨老青：今天沒有出击任务，上哪儿去抓俘虏？你是送军粮？还是取竹尖呀？

六 婶：我去取竹尖，埋尖桩！

杨老青：好！你取竹尖，我巡哨。（二人分下）

〔阿霞穿着伪军装上。

阿霞：（唱）痛念兰湖鲜血染，

忙将信息逆风传。

高山有雾遮真面，

枝头脱壳效金蝉。

越过重重封锁线，

穿林急步到岗前。

（注视）大榕树，小清溪，这就是MA区？竹林坡从
哪里走呢？

〔六婶托竹尖上，与阿霞相遇。

阿霞：（热情地）大婶！

六婶：吓！（“一捶”锣）

〔二人做手式打量对方，阿霞注视六婶竹尖，心里欢
慰地。

阿霞：大婶，你是本地人吗？

六婶：（愤愤地）我不是本地人是哪里人？（一想，机警
地）女长官，你找谁？

阿霞：请问大婶，竹林坡从哪里走？

六婶：竹林坡？（一想，旁白）这只狐狸入铁笼，六婶报
信立一功！（上前）女长官，竹林坡我也路不熟，我找
个人给你带路，你千万别乱走，这里周围都是尖桩地
雷！

阿霞：（一想）好，我等你！

〔六婶下。

阿霞：（高兴地）大婶用意我清楚，路旁小歇可放心！（解

上衣脱帽)

(唱)举头仰望重阳天，
战地黄花入眼帘，
秋光真比春光艳，
风吹千层稻浪翻。
红区初到通身暖，
水秀人亲心更甜，
蔽日青榕拔地起，
当年曾到此溪边。

(四望，见塔，兴奋地)七层塔！这个地方正是我们
送抗战部队北上，送光哥北上的地方？(沉浸在回忆中)
亲人们，光哥，我们分别十年了！

(唱)波涛滚滚贤良江，
南北一线隔天堂。
江那边当家作主把业创，
江这边丧权辱国罪千桩；
江那边鏖除剥削人欢畅，
江这边死里求生对虎狼。
十年离散盼团聚，
十年长夜盼朝阳。
十年来，抗美救国斩魔掌，
为的是，解放南方保北方！
夜夜盼来日日想，
祖国统一又富强。
到那时！
处处丰收锣鼓响，

日日千帆向海防。

生活沸腾，好比那红河浪——

（越想越兴奋，拿出手帕拭汗，随手把手帕丢衫上。）

（接唱）

虎狼未灭，依然紧握手中枪！

〔一阵炮声。

〔杨老青急上，见阿霞即在后监视。

阿霞：（唱）忽听隆隆炮声响，

密林处处是战场。

我似山鹰展翅飞，

杨老青：（接唱）

我是猎人把网张。

阿霞：（接唱）

一心等候亲人到，

杨老青：（接唱）

一名俘虏入甕缸。

〔阿霞正欲取衣帽赶路。

杨老青：站住！

阿霞：呵，是不是大婶通知你来的？你来得真快！

杨老青：我当然不慢！

阿霞：（情不自禁地扑上去）我找到你们了！

杨老青：站住！我也找到你了！

阿霞：同志，我是自己人呀！

杨老青：不准多说！喂，只要你规规矩矩，我们游击队优待俘虏。（检视一下军粮袋）伸手过来给我绑！

阿霞：（看一看对方，完全证实是自己人，笑笑，把双手递过

去)老伯伯!

杨老青:你还要说!(用手帕塞阿霞口)走!

——暗转,幕落

第 四 场

时 间:当天晚上

地 点:丛林里,人民武装自卫队驻地。有一个作桌子用的木箱,上放煤油灯,已经点亮。

〔众男女队员各执武器,精神饱满地跑上。〕

众队员:(唱)手挽长弓肩扛枪,
丛林辟作演兵坊,
戴月披星练本领,
百步穿杨多打狼。

队员甲:同志们,大家好好休息吧!

〔各就各位,各干各的。〕

队员乙:我吹口琴,大家来一个“金星红旗”大合唱!

〔队员乙取出口琴,吹两句。〕

黎队长:(内喊)同志们!

〔黎队长上。〕

众队员:黎队长,有任务吗?

黎队长:同志们,刚才接到通知,有一股敌人经过二号地区,
指挥部命令我们,马上出发,打伏击!

众队员:是,坚决消灭敌人

黎队长:路边集合,行动要快!

〔自卫队员下。黎队长检查一下,把灯捻小,下。〕

杨老青:(内喝)走!